

石头与水

◎

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

千山记

柒



「网络文学+」

向读者推荐活动

优秀网络文学

原创作品

VIP金榜TOP1
—— 千万点击 ——

晋江超高人气古言长卷

赠

知名插画家 ENO 倾情手绘
唯美海报+古典腰牌异型书签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石头与水

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

千山记

柒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山记. 柒 / 石头与水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339-5031-6

I. ①千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4977号

策划统筹 柳明晔
责任编辑 徐 莺 徐 旻
封面题字 天 勤
封面绘图 ENO
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
责任校对 唐 娇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千山记 柒

石头与水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万盛达实业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字数 371千字

印张 18.5

插页 1

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5031-6

定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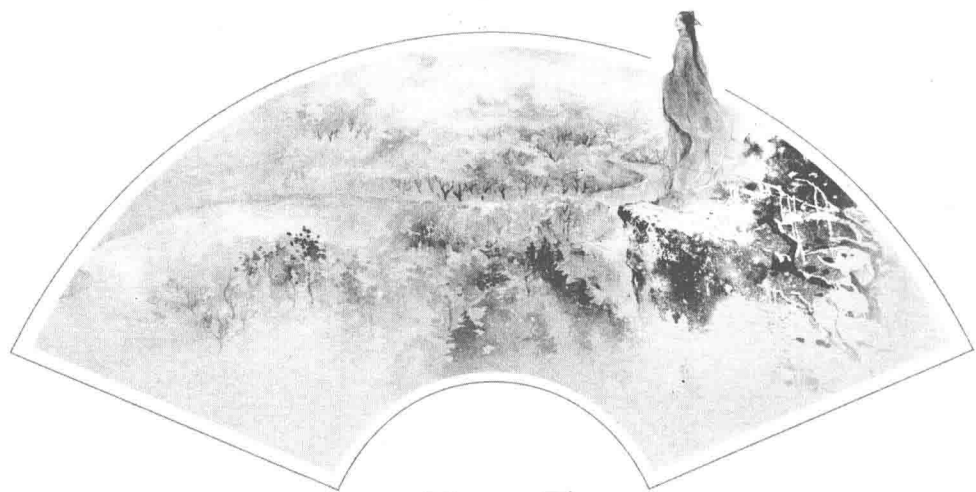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目 · 录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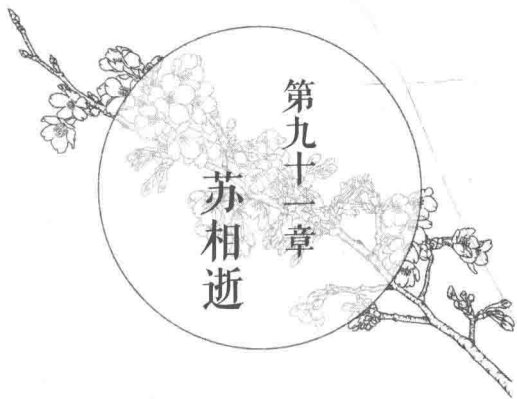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十八章	第九十七章	第九十六章	第九十五章	第九十四章	第九十三章	第九十二章	第九十一章
西宁关	行云归	旧时事	方昭云	诸藩王	首辅位	行丧事	苏相逝
127	109	092	073	054	036	020	001



目 · 录

CONTENTS

番 外 海外记	第一〇五章 掌天下	第一〇四章 元宁帝	第一〇三章 苟合事	第一〇二章 曹太后	第一〇一章 安泰帝	第一〇〇章 遗旨祸	第九十九章 帝王崩
282	260	239	218	198	177	158	145



第九十一章

苏相逝

谢莫如直起身子，静静地打量了穆元帝半晌，转身离开。

朱红色的雕花木门推开那一刹，谢莫如眼中流光一闪，就迎来在外等着的太子、皇子、皇孙、苏相等人。太子欲言又止地望向谢莫如，谢莫如轻声道：“陛下宾天了。”

太子顾不得妻子，一声号哭便扑了进去，诸皇子也只落于太子半步罢了，跟着进去哭自己亲爹。皇孙们则紧随在父亲身后，进去哭自己的祖父。外面亲贵大臣，更是以苏相为首跪伏一地哭起自己侍奉了一辈子的君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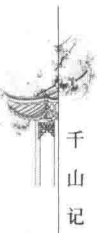
谢莫如俯视着这满室哀哭之人，紫藤过来，微微弓着身子站在谢莫如身后。谢莫如凝神片刻，抬脚离开昭德殿。正午的太阳光辉刺眼，谢莫如双眸微眯，东宫内侍刘景已候在殿外，躬身道：“娘娘，凤辇准备好了。”

谢莫如吩咐道：“紫藤去东宫，知会上下人等换素服，准备哭灵之事。刘景随我去慈恩宫。”

这些天，因穆元帝龙体每况愈下，宫中气氛也多了几分低沉。慈恩宫更是失了往昔欢笑。事实上，自穆元帝病了以来，胡太后除了千里之外召夏青城进宫诊治外，连什么求神拜佛的法子都用了。今日，以文康长公主为首的诸位公主郡主皇孙女、以大皇子妃为首的诸皇子妃、以赵谢二位贵妃为首的各妃嫔，都等在慈恩宫。

谢莫如先时就是自这里被宣至昭德殿，今眼见谢莫如回来，胡太后甚至顾不得往昔对谢莫如的嫌弃，急问：“皇帝怎么样了？可好了？”胡太后担心儿子，几乎日日过去探望，偏生自己身子也不大好，公主妃嫔们都劝她在慈恩宫休息。

对上胡太后那迫不及待的眼睛，谢莫如说出对于胡太后此生而言最残忍的话，她一字一顿道：“陛下，宾天了。”



这一句，足够击倒胡太后。

胡太后先是不可置信地瞪圆了一双昏花的老眼，然后，整个人自宝座颤颤起身，一手指着谢莫如，想说什么，却是张张嘴，什么声音都没发出，便急促地喘息两声，整个人颓然倒了下去。

整个慈恩宫乱作一团，有哭穆元帝的，有喊太医要救胡太后的。夏青城来得很快，好一番折腾方将胡太后救醒，胡太后却是话都说不出，身子亦僵硬不能动，唯一双浑浊的眼睛里滚出泪来。夏青城叹道：“太后娘娘悲痛之下，似是中风。”

文康长公主的眼泪流得更急了，哽咽道：“这要如何治？”

夏青城道：“草民开汤药内服，辅以金针，再着宫人为太后娘娘按揉穴位，当有康复之望。”

文康长公主拭泪，道：“开方吧。”

夏青城恭恭敬敬地开了方子，文康长公主看过后，夏青城就去煎药了。文康长公主一面给母亲拭泪，一面劝道：“母后，皇兄也病了这许久。以后，还有太子孝顺您呢。”

胡太后的眼泪流得更急了。

谢贵妃等人听闻穆元帝宾天的消息，也伤心得不得了，泪流不断。穆元帝虽然从没有专宠过谁，但这些年来，与妃嫔们不是没有情义。她们哭，是真的为君王伤心。余者没有儿女的妃嫔，就不知是哭君王还是哭自己了。赵谢二位贵妃自不必说，皇孙都有的人了，以后是不必愁的。哪怕如赵充仪这样儿子还小的，因有儿子，便有个盼头。独她们这什么都没的，以后除了来慈恩宫念经，也就是静心庵的去处了。念及此，慈恩宫的哭声更大了些。

谢莫如不说不劝，对诸人的悲痛大哭，只冷眼旁观罢了。果然，待哭了一时，谢贵妃先抬起眼睛，泪眼看向太子妃，见太子妃却是个无悲无喜的模样，谢贵妃心里便是“咯噔”一声，想着，谢莫如一向性子强硬，先时陛下屡次起废她之心，谢莫如心中怕是有怨望的。不过，谢家人向来识趣，谢贵妃亦是如此。穆元帝已崩，接下来就是太子登基，谢莫如妥妥的正宫皇后。很久以前，谢贵妃便是想一心交好谢莫如的，何况是现下，她只有帮忙没有拆台的。见谢莫如这番神色，谢贵妃没敢找谢莫如说话，悄悄地给长泰公主使个眼色。长泰公主满眼泪意，亦是不傻，与文康长公主道：“母亲，父皇宾天，后宫该是个什么章程，还得母亲拿个主意。”

文康长公主不是没有在后宫主过事，如今嫡亲兄长过世，老母中风，文康长公主再没有主事之心，强忍悲痛，看向谢莫如：“太子妃做主吧。”

谢莫如很是淡漠，却将事辞了，道：“东宫那里，我已吩咐下去。后宫如何，还要赖姑妈主持。”

谢莫如面无悲色，文康长公主自是不喜，但她多年阅历，自也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。只是想着，我皇兄到底是将你立为太子妃，焉何没有半点感激之色，岂不是太凉薄了

些。想及此事，文康长公主更是伤感，心也更淡了，摆摆手，道：“母后这里离不得人，既如此，仍由谢贵妃和赵贵妃做主。”

二人只是贵妃位，往日穆元帝在时由她们管着后宫是理所当然，今穆元帝已去，她们并非太子生母，且有太子妃在位，她二人如何敢接掌这后宫丧仪之事。二人皆泣道：“我们都老了，恨不能随陛下一并去了。还是要劳太子妃拿个主意，这后宫，也有个主心骨。”

长泰公主也道：“妃母们年迈，还是太子妃拿主意吧。”

永福公主亦道：“是啊，皇祖母这样，宫里的事，你不接管谁接管呢？”

谢莫如只得道：“待殿下过来再说吧。”

太子来得很快，不一时，太子率诸皇子、皇孙满面泪痕地到了，见胡太后竟伤痛到中风，他们又是一通哭。胡太后不能说不能动，眼睛里只是泪水不断，急切之下，嘴巴歪斜，又流出一溜涎水来。文康长公主连忙哭着替母亲擦拭而去。

太子不是只知号哭，他哭了一阵，握着胡太后的手絮絮地说了不少贴心话。穆元帝之死虽令胡太后伤心欲绝，但，太子一向孝顺。太子这般耐心行事，文康长公主方微微安心。劝了回老太后，太子掩泪道：“后宫之事，还得劳烦姑妈。”

文康长公主自然辞了，诸人皆举荐太子妃。太子握住太子妃的手，哽咽道：“卿与我结发夫妻，今还得卿来主持后宫丧仪之事。”

太子妃反握住太子的手：“必不负君望。”

外面又有大臣来请，太子只得哭着再带着诸皇子、皇孙去了。

穆元帝的病来得突然，但自悼太子自尽后，穆元帝的身体便大不如前也是真的。故而，虽匆忙，内务司的东西也是够用的。穆元帝的灵堂很快布置出来，太子极是悲痛，据说哭昏过去三遭。三皇子和四皇子一左一右地搀扶着太子，一个哭：“父皇宾天，天地同悲，如今事事还需太子做主，太子可要撑住啊！”一个哽咽道：“父皇治丧之事，可要有个章程，太子拿个主意才好。”

太子泣道：“父皇过身，孤痛彻心扉，六神无主。”

大皇子亲自拈了香给太子，肿着一双烂桃眼道：“还请太子带我等一并祭拜父皇。”大皇子也是伤心得不得了，虽然他爹一直偏心眼，可就是偏心眼的爹，也是有爹比没爹好啊！他爹一死，他就是没爹的人啦！一想到这个，大皇子又是一阵哭。

穆元帝生前向来以绝世好爹自诩，对儿女都不错，如悼太子那般大逆不道，自尽之后，穆元帝都能伤心得因此一病。穆元帝对臣子亦不错，苏相终身为相，穆元帝一直信重于他，并未有那种翻脸如翻书之事。哪怕如李于二人，穆元帝不知二人诓骗他时，对他二人亦视同心腹，便是由此，穆元帝才忍不得心腹重臣对自己的欺瞒，所以，穆元帝才会震怒之



下病倒，中了谢莫如的算计。不过，谢莫如并未料到，穆元帝会因此一病不起，谢莫如还有诸多手段未曾施展。

只能说，当年悼太子所用“往生”之毒，当真是一味好毒。

穆元帝这样的人，城府深，擅权术，但他也不是没有感情。他对自己的儿女称得上慈父，对自己的臣子亦不是冷酷无情。他大权在手，自信自负，欣赏谢莫如，却也防备谢莫如。他几番犹豫要不要杀了谢莫如，如同李钧私下所言：“当年孔圣人诛少正卯，难道少正卯有何错处？”

少正卯没有任何错处，他开办私学，宣讲授业，为一时“闻人”。但孔圣人在任鲁国大司寇时却无罪而杀少正卯，门人问他为何杀少正卯，孔圣人说：“人有恶者五，而盗窃不与焉。一曰心达而险，二曰行辟而坚，三曰言伪而辩，四曰记丑而博，五曰顺非而泽。此五者，有一于人，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兼有之，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，言谈足以饰邪营众，强足以反是独立，此小人之桀雄也，不可不诛也。”其实，也就是孔圣人找不出少正卯的罪名，以自己的揣度，认为他有罪，便杀了他。

这便是君子之诛。

李钧同样找不出谢莫如半点错漏，但他认为将来妻以夫贵，谢莫如一时桀雄，日后必然擅权，于是，进言穆元帝要如孔圣人诛杀少正卯一般，杀了谢莫如。

要谢莫如说，李钧和北昌二人，起初虽在辅圣公主身后事上骗了穆元帝，但，这二人身居高位后，当差亦称得上勤恳。何况，李钧没说错，只是，她谢莫如何须擅权？

权柄这样东西，非强者不能得。

而时光总会带走衰老的老王，迎来强壮的新主。

太子早经册立，今穆元帝过身，丧仪自是要紧，但更要紧的是，国不能无主。

苏相强撑着悲痛，带着内阁诸人，请示太子，道：“陛下已留下遗旨，请太子接旨。”

唐尚书捧来封存遗旨的玉匣，苏相双手接过，昭德殿众人乌压压随太子跪了一片。苏相展开织有祥云瑞鹤、富丽堂皇的圣旨，咽下泪意，念道：“朕身后，着皇太子继位。太后，朕之慈母，太子奉之。皇太子六子穆梵，朕之爱孙，赐婚苏航嫡长女。”

太子没想到父亲的遗旨里还有给六郎赐婚的圣旨，此时太子心下正痛，亦无心多作思量，眼中又是热泪滚下。他的父亲，这样偏爱悼太子的父亲，连他母亲的死亡都不能给他与他母亲一个公道，这样的偏心，可也是他的父亲。穆元帝不是没有看到他的功绩，不是没有看到他的努力，最终册他为储，手把手地教他理政教他为君，最终，把这江山社稷交与他手。太子含泪叩下一个头，道：“儿臣，领旨！”双手接过圣旨。

苏相俯身扶起太子，理一理衣袍，郑重对太子行了大礼，声音中却带着强忍的悲痛，嗓音已是沙哑，道：“老臣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在殿诸人皆对新君行过大礼，然后是殿外侍卫，以及那些赶来宫内哭陵的大臣、诰命，纷纷跪在地上，万岁之声，响彻宫闱上下。

穆延淳的眼泪滴滴落在手中文彩耀耀的圣旨上，哽咽道：“诸卿平身。”

苏相本就消瘦，他与穆元帝几十年的君臣情义，此时此刻，苏相的伤心绝对不比几位皇子来得少。他起身时身子一歪，险些倒下去，穆延淳忙托了苏相一把，道：“老丞相还需保重。”

苏相握住新君的手，时光仿佛回到许多年前，刚刚亲政的君王意气风发，也是这般握住他的手，道：“苏卿，这天下，这江山，会在我们的手里富庶强大。浩浩青史，会留下朕与卿的名字。”

苏相含悲道：“今陛下登基，朝中之事，还请陛下示下。”

穆延淳看向苏相憔悴悲伤的脸庞，一向笔直的脊梁仿佛承受不住这悲伤，都微微地佝偻下去。穆延淳不禁心生酸楚，道：“还请苏相教朕。”

“请陛下下旨，着礼部、内务司立刻准备大行皇帝丧仪之事。”

“准。”

“请陛下下旨，令禁卫军驻帝都九门，严查帝都出入之人！着帝都府、巡防司加紧巡逻，勿使匪类趁机生事！”

“准。”

“请陛下下旨，着北靖大将军、西宁大将军、南安大将军，以及靖江、闽州二港驻兵，暂停所有榷场港口商事交易，必要重兵严防关外匪患扰边！”

“准。”

“请陛下下旨，着五品以上官员诰命进宫哭灵，着钦天监卜算吉日，以备大行皇帝发丧之用。”

“准。”

苏相一道道请示下去，穆延淳皆尽应允。

苏相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稳住帝都，稳住边关，陛下的江山便安稳了。

靖南公突然道：“前朝事自有陛下做主，后宫之事如何，还请陛下示下。”

穆延淳道：“太后悲痛之下病倒，姑妈与妃母们皆已年迈，朕已交由太子妃。”说到“太子妃”三字时，穆延淳与苏相道：“太子妃，朕元配发妻，贤德端重，贵淑懿肃，先帝亲赐婚事，今当立皇后。后宫之事，也好交给皇后了。”

苏相垂下眼帘，低身应道：“是。”

已有不少人私下不着痕迹地打量靖南公，一面拿袖子抹泪，一面暗道，这姓柳的抱大腿抱得还真快啊！

当二十七下的丧钟在帝都城响起时，整个帝都城都将鲜艳的物件收起，换上清一色的

白色。

山河同悲。

后宫有谢莫如，穆延淳放心。

实际上也是，如今天热，除了皇室公主、郡主、诸藩王妃、先帝妃嫔，还有外臣诰命，一起子一起子地进宫哭灵，谢莫如让内务司多多用冰。还有诰命瞧着是大着肚子来的，请示过穆延淳后，允许有身孕诰命回家休养，不必进宫哭灵，还有，七十以上的诰命亦无须进宫，这也是恩典了。

除此之外，谢莫如还得交代给大郎几个，务必把穆延淳照顾好了。

老穆家的人，于亲情上都有些个心软，如穆延淳，当年苏皇后身亡之事，穆延淳是打心底不满，谢莫如劝他忍下来，这份不满就压在了心里。可如今，穆元帝大行，穆延淳也是真正伤感，那些眼泪，不是假的，更不是作态。谢莫如还担心他哭坏了身子，得让几个儿子劝着些，又托付了四皇子一遭。

穆元帝这一生，有谢莫如这样的敌手，也有苏相这样的忠臣，其实，他在朝中人缘不错，连谢老尚书这样早就致仕的都来宫里哭了一回。谢家对穆元帝更是百般滋味，先时把魏国夫人赐婚给谢松，谢家都觉着是把脑袋系裤腰带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就担心穆元帝妒心大发把谢家灭了。直至后来，谢贵妃生下皇子，谢柏赐婚宜安公主，谢家才算渐渐安心。还有，谢莫如多不容易啊，二十年的付出，与五皇子同甘共苦，五皇子终于做了太子，穆元帝却想换太子妃，谢家是如何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哪。但，谢家一门，一尚书一侍郎一驸马一贵妃一太子妃，阖帝都，试问比谢家更显赫的有几家？这些荣耀亦是穆元帝所赐，谢老尚书哭得也伤心。虽然他也盼着孙女做皇后，但，也没盼过穆元帝过身哪！

连谢老太太也来了，谢莫如道：“祖父祖母这般年岁，心意到了就是。”

谢老太太气色尚好，道：“咱家是娘娘的娘家，凡事更不能有错漏，不然，该叫人说咱家是仗着娘娘无礼呢。”

谢莫如道：“我生来便要被人所议，现在如此，以后亦将如此。”

谢老太太忽然眼中一酸，滚下泪来。她与谢莫如，自始至终不是特别亲密的祖孙关系，但，谢莫如走到这一步是何等艰难，她是知道的。谢老太太劝她道：“那都是些不了解娘娘贤德的小人，娘娘不必将小人的话放在心上。”谢老太太知道，穆元帝过身后，谢莫如在灵前没有一滴眼泪，已有不少闲话。只是，谢莫如已是皇后之身，再有什么闲话，也说不到谢莫如面前。谢老太太却是替谢莫如伤心，故此，谢家对大行皇帝身后之事不敢有半分懈怠，就是为了堵小人的嘴。

谢莫如自己并不觉如何，高处从来不胜寒，何况是些小人言语。见谢老太太没明白她话中之意，谢莫如也只是道：“祖父祖母还需保重身体才好。”

谢老太太都应了。

穆元帝在昭德殿停灵二十七天，而后发丧，将穆元帝棺椁送入皇陵安寝。那里，已先行躺进了穆元帝的元配褚皇后，以及继后胡氏与新帝生母苏皇后，今移椁入陵，断龙门一下，整个穆元帝的陵寝就此彻底封闭，以后，年年岁岁，子孙过来祭拜。

为穆元帝发丧自然也是穆延淳带头，诸藩王、皇孙、公主、郡主、大臣、诰命随行，谢莫如自然也在送葬之列。谢莫如望向这巨大恢宏的陵寝，行礼完毕，就要随穆延淳回宫了。

谢莫如突然问：“辅圣公主的陵在哪里？”

穆延淳哭了这些天，现下已好些了，带着妻子去了辅圣陵。谢莫如要看的不是辅圣陵，她指着辅圣陵边的一处小小墓地，问：“我的母亲，就安葬在这里吗？”

相对于皇家陵园的各种气派，魏国夫人的墓地实在有些小，但，这已是陪陵的标准制式。墓小，碑自然也不大，上只有一行字：魏国夫人方氏之墓。落款没有名字，但谢莫如认得，这是穆元帝的笔迹。

谢莫如一身素服独自立于魏国夫人墓前，穆延淳心下发酸，上前与妻子并肩而立，道：“每年随父皇祭陵，我都会代咱俩祭一祭岳母。”

不必穆延淳吩咐，内侍已取来黄纸火盆，谢莫如一概不用，只是上前一步，静静地伫立于魏国夫人小小的墓碑前。良久，谢莫如侧开脸，与穆延淳道：“陛下，我们回吧。”

穆延淳目光所见，谢莫如已是泪流满面。

穆元帝出过大殡，穆延淳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

谢莫如又开始给穆延淳滋补，还得劝他：“先帝一辈子为国事操劳，陛下这般自苦，岂不是让先帝九泉之下担忧？”

“我也知道，可能是苦夏的缘故。”儿子对父亲的感情总是有些复杂的，如穆延淳，就他爹办的那些偏心眼的事，他心里也没少埋怨，但他爹这一死，他也是真伤心。好在，先时母丧都熬过去了，现下父丧，穆延淳就是想多伤心，也没那空。做皇帝跟做太子不一样，做太子时，他虽也学着处理朝政，到底穆元帝尚在，心里就跟有个主心骨一般。今穆元帝离世，什么都要自己拿主意，穆延淳也唯有更加谨慎勤政。

尤其眼下，新旧交替，事务极多。

两人现下还住在东宫，已有朝臣上表请皇帝皇后移宫之事，穆延淳就与妻子商量。谢莫如道：“咱们倒是不急，反正已是在宫里的，早一天搬晚一天搬也没什么妨碍。就是妃母们，得有个章程。”

穆延淳道：“父皇先时倒是与我说过，凡有子女的妃母，可随藩王公主们一道住。”

“这个也可延后。”谢莫如道，“我是说先帝过世，名位上就得变一变了。太后娘娘，如



今可得称太皇太后了。长公主该升大长公主，诸公主为长公主，贵妃为贵太妃，依次排下去，不好再用以前的封号了。再者，陛下登基，该赏也得赏。”

穆延淳拍拍脑门，道：“这话很是，我都忙晕头了。”当初就急着把媳妇升皇后了，没顾得上其他。

穆延淳道：“李于二人，是父皇生前定的罪，父皇病着，刑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没来得及安排，刑部、吏部不可一日无主事之人，我让内阁推举，你看看谁合适？”说着把折子递给谢莫如。

谢莫如道：“妇道人家，哪里好插手国家大事？先时我没插手时，都有人说闲话。”

穆延淳笑：“这是哪里话，以往有事我也是与你商量的。何况，咱们夫妻至亲，难道不比臣下更近？臣子我尚且信赖，何况你呢？天下权柄，看似在帝王手中，其实，帝王一人也做不了天下的事，无非是帝王与士子共治。既是共治，权力便少不了下放，别人都舍得，难不成夫妻就舍不得了？你看北昌侯，最终家破人亡，皆因夫妻失和。还有李终南，若不是养个外室女，生出个祸家败业的庶子，他还是蜀中总督呢。你我元配夫妻，我做皇子做藩王做太子时，咱们都是商量着来。到我做了皇帝，反倒生分了不成？妻者，齐也。普天之下，唯你我可并肩。江山都是咱家的，哪家的正妻不管事呢？”

谢莫如道：“我是怕叫人多嘴，陛下毕竟是刚登基。”

“理他们呢，不为人妒是庸才，也就些个闲来无事的小人胡说八道。你看内阁诸人，哪个有空成天碎嘴子呢，正事还干不过来。”虽然他爹临终前都不放心他媳妇，可穆延淳知道自己妻子，虽有些个脾气不大好，可这许多年来，是谁陪他一步步走到帝位之上？不是詹事府的臣子，也不是他爹，而是他的妻子。就如他说，他能信任诸臣，难道独不能信任他的结发妻子吗？穆延淳才不介意别人怎么说，就是论功行赏，他妻子也该是第一位的。正好，他在外请教内阁，在内跟妻子商议，如此，江山必定安稳。

穆延淳觉着自己想了个好主意，就与妻子一道商量起刑部和吏部两部尚书的人选来。谢莫如见提名有六人，除了刑部左侍郎、吏部左侍郎，还有两位是外任总督大员，以及东宫詹事张詹事与薛副詹事。

谢莫如道：“要不说苏相是老成之人呢，张薛二人皆是跟随陛下的老人了，都是老成稳妥之人，陛下用他们也用惯了的，我看，他们就合适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穆延淳道，“你说，咱们这样提拔自己人，会不会……”

“什么叫自己人哪？朝中皆是陛下臣子，只是陛下了解谁深一些，知道这人适合这差使，才让他去罢了。要说自己人，小唐也是打早就跟随殿下当差呢，殿下看哪部适合他？”

穆延淳笑起来，道：“小唐那里，朕给他找了个好差使，让他去御史台就不错。”

谢莫如道：“他原是司直郎，进御史台倒也相宜。说到这个，詹事府那些人，有些是在朝中六部五寺有差使，有些就是在詹事府的差使，该趁势一并安排了，让人人都有个去处

才是，也省得清闲了他们，白拿俸禄。”

“很是。”

随便一说，全都是要操心的事。穆延淳道：“皇后母家当赐公爵，这是给老尚书，还是给岳父？”

“祖父既在，自然当给祖父，不然，他老人家面子不大好看。”谢莫如并未推辞，只是道，“今有太皇太后母族，陛下便是给我娘家赐爵，也莫逾越了太皇太后母家。我家子弟原也都是考功名出身的，有此爵锦上添花，无此爵一样是书香门第。还是较胡家次一等，二等承恩公即可。”

穆延淳有些不大乐意，虽然岳家先时是墙头草，可后来也没少为他的事出心出力。对胡家，穆延淳向来不喜，他都当皇帝了，赐爵上自是不想委屈岳家，道：“都是后族，岂可两样看待？”

谢莫如笑：“太皇太后正病着，何必争此长短？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眼下陛下初登基，满朝文武看着你呢，先时你先升我的位分，倒把太皇太后搁在后头，难免有人说嘴。压一压我娘家的爵位，这些人气也便平了。就是宗室瞧着，也说不出二话来。”

穆延淳想了想道：“等你四十千秋时，就升至一等公爵。”

“都随陛下，眼下还是以稳为要。”

随着老皇帝的过世，新皇帝上位都要大赏天下，非但宗室皇亲，连带朝中重臣，天下百姓，也有些个免赋税的政策，还有诸如大赦天下之事。

说到大赦天下，江行云还特意进宫一趟，道：“外头都说天下大赦，不知李于两家怎么说？”

谢莫如道：“他们的罪是先皇钦定，得问过陛下才知道。”

江行云也只是一问，并未再有别个话。谢莫如想着，约莫是有人求情求到了江行云处，江行云避不开，方进宫来打听。就是谢莫如这里，也有谢老太太过来打听。

谢老太太现下也是公爵夫人了，身上诰命服崭新如新，头上首饰不多，却是样样华贵。谢老太太是带着长孙媳吴氏一道进宫的。现下帝都城，人人对她家羡慕非常。不为别个，皇后姓谢啊！而且，陛下对皇后爱重，天下皆知。都知道，皇帝陛下刚接了继位圣旨，第一件事就是封元配谢氏为皇后，连太皇太后都排在了谢皇后后头。这等爱重，谁不羡慕？就是给宗室公主们升品阶的同时，陛下也没忘了封赏后族，太皇太后母族赏赐颇为贵重，但因承恩公府早便是一等公府，爵位上无可再封，但土地啊庄铺啊，也委实不薄。谢家虽是二等公爵，其实对于谢家，爵位还在其次，主要是他家出了一位皇后，这就是对谢家门第最大的肯定。

只是，显耀的同时，有些事谢家也是极郁闷的。当初给三个孙子娶亲，挑的都是帝都

名门。也不知是不是风水有问题，大孙子谢芝娶妻吴氏，吴氏嫁进来时吴家还是国公府，后来吴国公误国，现下降成子爵府了。这还算好的，起码吴家尚在。二孙子谢兰娶妻于氏，于家原是北昌侯府，结果，没几年，北昌侯府叫抄了家。谢老太太都怀疑是不是自家风水有问题，专门克亲家了。谢老太太这次进宫，除了谢赐爵之恩外，就是想打听一下北昌侯府还有无可救之处。正经姻亲，就这么倒了，委实是……

谢莫如道：“于家的事，还需陛下做主。”

谢老太太闻此言便知希望不大，叹口气：“这事，原也是叫娘娘为难。只是，咱们两家是正经姻亲，能帮一把，还是要帮一把的。既是如此，我回家同你祖父说一声，到底如何，端着他家的造化吧。唯有在牢里打点一二，别叫牢里人受苦罢了。”

“也只得如此了。”

说一回于家事，谢老太太不再扫兴，转头说起移宫之事来，道：“这些天，陛下赏赐不断，天下皆受陛下娘娘恩赏。陛下娘娘也要多保重，我听说内务司已经在收拾凤仪宫了，不知娘娘何时移宫？”

谢莫如道：“着钦天监看了日子，内务司得下月方收拾得好，如今宫里事多，就定了八月初一的日子。”

谢老太太笑：“娘娘生来贵重，娘娘的千秋生辰，自然是再吉利不过的大吉日。”

谢老太太说一回话，心下又惦记着谢贵太妃，谢莫如道：“贵太妃搬到慈恩宫去了，正好守着太皇太后，也陪老人家说说话。我托了贵太妃帮着管一管慈恩宫的事，也省得怠慢了太皇太后的病情，祖母也过去看看吧。”

谢老太太连忙应了，谢莫如吩咐刘景：“老夫人上了年岁，给老夫人传个步辇。”

谢老太太连连摆手推辞：“这如何使得，老妇不过外命妇罢了。”

“当年寿安老夫人进宫，也是坐步辇的，说来她那会儿年岁还没祖母您现在年纪大呢。”

谢老太太秉承了谢家一贯谨慎，道：“寿安老夫人为先帝外祖母，岂是我能比的？”

谢莫如不以为然：“她不过帝王外祖罢了，您现下也是皇后祖母。”

谢老太太不好再辞，只是步辇传来，谢老太太辞了谢莫如，出门也没坐步辇，只叫内侍抬着，她在一旁走罢了。紫藤知此事与谢莫如回禀，谢莫如笑笑：“祖父祖母谨慎了一辈子的人，到老犹如此。”

谢老太太去了慈恩宫，谢贵太妃、赵贵太妃和文康大长公主都在慈恩宫侍疾。现下后宫不用她们管着了，服侍着太皇太后，能消磨时间，也得个美名。尤其，夏青城不愧神医之名，胡太后在他的照料下，身体正在一步步好转。

谢老太太到了慈恩宫，给胡太皇太后请了安，文康大长公主对谢贵太妃道：“难得老夫

人进宫，你去陪老夫人说说话，母后这里有我们呢。”

谢贵太妃便请母亲到她所居偏殿，现下升了贵太妃，供奉什么的都是有增无减，只是，与先时做贵妃时自不能比。先前那些鲜亮衣裳已换了素淡颜色，整个人的精气神也黯淡许多。谢老太太道：“娘娘还需保重自身。”

“我也知道，就是觉着，先帝一去，日子太清静了。”其实，自从过了四十五岁，谢贵太妃也便没有承宠了，但那时，仍是觉着日子过得有滋味。不似现下，看到了今天，便看到了明天、后天、一辈子。

谢老太太道：“娘娘想一想齐王殿下，还有齐王殿下府里的小王爷小郡主，以后都是含饴弄孙的好日子。”

谢贵太妃一笑：“这也是。”

“前几天听说陛下给咱家赐爵之事，我听了也只有欢喜的。”谢贵太妃笑道，“父亲的眼光，再不错的。”

谢老太太感慨道：“皇后少时多风雨，她呀，不容易。”

谢老太太笑着问起谢贵太妃现下的一应起居供奉，可都还好。

谢贵太妃笑：“皇后自来大度周全，我这里东西都是上好的，母亲只管放心。”

谢老太太听这话也极为高兴，道：“皇后待人是极好的，我说过来看你，她还非要传了步辇送我。我说，我不过外命妇，哪里能坐步辇。皇后又拿当年寿安老夫人进宫之事举例，到底把步辇传来了。只是，我也没坐。皇后有这心意，我就知足了。咱家，从未想过能有后族荣耀，可即便因后族封爵，更不敢有半点张狂。俗话说，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。咱家富贵已极，更要谨小慎微。”不说别个，单看胡家，也不敢有半分张狂呢。陛下虽重赏胡家，可承恩公府近年来除了承恩公外，还有什么显眼的子弟吗？南安侯不算，南安侯早分府出去的。

母女说些话，中午皇后请了谢老太太过去用膳，及至午膳后，谢老太太方带着吴氏告辞出宫。

穆延淳听说今日谢老太太却辇之事，不由笑道：“老夫人也太过小心了。”

谢莫如道：“一辈子的脾气，也难改。”

知道此事的人却是觉着，这就是书香门第与暴发户之间的区别了。

同时，这也是皇后与太皇太后的区别了。

如谢莫如所料，纵大赦天下，穆延淳也没有赦免李于两家，非但未赦免李于二府，连带宁家，穆延淳一概不赦。想到当初宁允中给悼太子出的那些个主意，穆延淳就不能饶了宁家！

如今穆延淳初登基，他不赦这三家，朝臣没一个敢劝的，都知新帝这是要立威的。

新帝不肯赦，三家也只好去死了。

江行云和谢老太太也未再就此事说过什么，倒是南安侯上了致仕的折子，言下业已年老力衰，尸位素餐，不好再拿朝廷俸禄，想让爵给儿子，自己去给先帝守陵。

穆延淳挽留好几次，都留不住，与谢莫如抱怨：“你说说，南安侯六十不到就要致仕，承恩公比南安侯年长好几岁，不也在朝堂上好生站着吗？”

谢莫如道：“看来，南安侯是真心要致仕的。”

穆延淳直叹气：“可不是吗？”

谢莫如道：“陛下不如与南安侯亲自谈谈，南安侯当真不老，还可为朝廷效力几年。”

“朕已与他谈了两遭，还托四哥去劝，也是无用。”

谢莫如道：“那也只得允了南安侯所请。”

穆延淳委实不想放人，要是承恩公请辞，他一准立刻应允。结果，没用的偏生在朝堂吃干饭，这有用的倒要致仕。穆延淳道：“不好委屈了南安侯，他一心要致仕，朕既留不住，也只得如他所请。世子早便在禁卫军任职，听说他长孙也不小了，不若一并册为世子，到朕跟前领个差使。”

谢莫如颌首：“这也好。”

南安侯顺利致仕，但之后穆延淳对南安侯府的赏赐，也足以说明帝心若何了。

南安侯致仕后，也当真如他奏折中所请，收拾一二，便去了皇陵，给穆元帝守陵去了。这可真是……穆延淳都说：“父皇待胡家恩重，可这些年，未见胡家有何建树。唯南安侯为朝廷守疆有功，到最后，最记得父皇的，也是他。”对南安侯好感倍增。

结果，南安侯致仕后，接着，承恩公就上了荣养的折子。

穆延淳心说，这可真不禁念叨。

穆延淳根本没挽留承恩公，直接就允了。谢莫如笑：“陛下真是当局者迷，不知谁给承恩公出的这主意，他现下让爵，公爵便可在胡家多袭一代了。”

“可不是嘛。”穆延淳这才回过味儿来。承恩公爵只是民爵，后族专用，太后母族用此爵，皇后母族亦用此爵。这个爵位是有时效性的，而且不是那种代代递减的时效性。承恩公爵的爵位在于，当带来此爵的贵人不在，后族下一代便无爵可承了。也就是说，如今承恩公在时，胡太皇太后先死了，之后，他儿子是不能再袭承恩一爵的。可眼下，趁着太皇太后活着，承恩公先把爵位让了，哪怕太皇太后闭了眼，爵位已袭，失爵就是承恩公孙子那辈的事了。

穆延淳到底宽厚人，摇头笑道：“罢了罢了，总归看在皇祖母的面子上。”

谢莫如也就不再多说。

倒是朝中有样学样，如赵国公，早八百年前就想着让爵，偏生这事那事的，爵位一直没